可齋續藁後卷之七

條具邊事奏

臣幹方南服日戴上恩亦既數月于此每惟地介蠻猺且迫裔夷事會孔殷情僞叵測酬應少失利害所關今有數事皆合稟聽宸箑恭開具如后

一昨奉聖旨令委官以詔賚賜安南國繼差權鈐轄楊慶成恭奉以往皆已奏聞近慶成回至靜江賫到安南白安南回歸前月二十四日至永平申到事狀三件臣於七月八日已隨繳申密院

今月二十四日慶成回至靜江賫到安南

國謝表一函封印全謹附遞申密院繳進
以聞據楊慶成所言其國主面囑乞兵往
援所請人數不多以臣愚見欲令劉雄飛
選勁兵一項屯之永平於內差撥以應其
請因得以覘彼事勢恭取聖旨所有安南
回報制司公文二件併隨令遞激申密院
其回咎礼物金銀錦疋朱砂象牙見遣人
看併乞睿照

一宜州接境南毋雔殺之事已具於近奏繼節
申解朝省
次令宜州差人開諭莫異俊撫循所部務
要安輯及尋訪莫異德諸子俾令存恤毋
使流落引惹併物色南毋州印記所在今
據宜州申到事已略定已喚到莫異德子
大發解到南毋州印記其文曰南毋州節
使印銅鑄金塗乃元豐年所給臣以南毋
州控扼諸蠻不可闕守已劄令莫異俊權
管幹南毋州事令撫循所部峒落并任責
措置諸隘防托所有印記既解宜州未欲
便給報以申取朝廷指揮擬俟人心稍定
然後奬之臣亦已委蕪本司幹官郭公著

親征宜州與守倅從長商確區處續具奏
聞伏乞睿照

一邕州控扼諸蠻左江永平右江橫山實為要
地自劉雄飛到郡臣節節以私書公文祝
令措置寨柵防托雄飛熟於戰禦近申到
時南邊單弱猶有負固強梗者如近日李
維藩之惡不去之必致通鞭為患此不容
一切姑息近臣拱未離邕時有書與臣言
上安州許忠義之患云應飛亦欲去之此
書臣於五月二十五日嘗繳呈今丞相比
雄飛書來又言其罪惡滔天此為右江之
患者又思明州黃炳通交已久諸女皆嫁
交國左右多受交官此却雖不致叔殺為
患而陰謀左為難測雄飛與臣書亦慮之
此為左江之害者此不特諸峒習見未免
化有急必為賊用雄飛取謀於臣往往以
敏子玉龍之事為戒然臣以為天下有真
實利害不可以人言而廢敏子之升忠義

為上安州此則大失其誅玉龍未可盡以
為非其失在於濫殺不能殲止其魁宥其
脅從爾此二事臣已報雄飛且當撫循以
示柔服強其本以折之若負固弗率不容
取自聖裁

一柳州已蒙除陳瘼疏宜州近已差彭宋傑權
守臣得王該書却已許起發來赴宜州臣
竊照近辟入廣畏瘴畏敫多是推托臣
所申張全以病徐安民以親老孟瑛今亦
托疾皆不為此來矣該之就道既知遵奉
朝命不可不善勸以勸來者兼宜州郡在
荒僻且置乏赤立該之徑亦慮其未必能
安臣得权宜倅鍾敫書頗言宋傑樂宜州
人情事體邊防利害一一諳熟兼柳州臣
近條陳欲擇一守措置屯築使該為之却
優於瘼疾事當改為不容拘泥今臣欲乞
出自 聖斷將陳瘼疏改知瓊州王該改
知柳州彭宋傑知宜州庶得三者各稱其
職取自 聖旨

一臣近於舊戍中已遣調三千餘人上邊新戍中一千人上邊雷廉兵民船一千人亦已起發上邊廣東兵船聞已陸續前來已有過衡永者凡遇遣調皆隨申密院湖南廣東糧運見行催促亦已陸續其申止是向後券錢關之已屢申請併乞睿照

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

臣今將所收劉雄飛片紙并前鍾敘書一段勦恭探到思明州事宜及剪王該書報届迩之期粘連在前併乞睿覽

奏節次調軍赴邕欽宜融捍禦照對秋防在即邊郡戍兵當增本司所管朝廷調到舊戍并新戍軍馬自七月以來本司即將舊戍官兵節次遣發於七月初九日調湖南衛友諒部四百五十九人黄州曹文亮部一百四十六人隨权郡彭宋傑往宜州七月十一日調廣東張施建康倪宗亮黄州張興祖三項共一千人隨权本司諮議宫環衛雲拱往欽州七月十二日調淮東部苗再成八百一人赴邕州湊元戍總管王安仁五百人聽候調用七月

二十日調建康俞昱部四百一十九人赴宜州同日
調黃州部張安慶五十人赴宜州湊本部曹文亮屯
戍七月二十一日調鎮江部李孝信五百二人赴融
州八月初六日調建康繆舉部五百一人廣東蕭儀
二百三十二人赴欽州湊已調建康倪宗亮廣東張
施部屯戍外有欽州近差黃州張興祖二百人係見
戍邕州總管陳起部下除已行下欽州廢遣張興祖
軍使道往邕州就陳起一處屯戍本司却差淮安部
戴俊二百人於八月初六日赴欽州添戍以上共差
調過四千三百八十二人截自八月初六日其續戍

軍馬並已調發上邊通元戍陳起王安仁共五千六
百八十二人止有張文秀所部建康軍一百六十四
人鎮江等處餘人留靜江府其今年所戍軍
馬則有池司部都統鄭進下五百人湖南部程俊等
三項共二千五百人京湖部都統朱廣用下五千七
百五十八人淮東部張文彬下二千人李安國下二
千人京湖部李安下八百五十六人皆已到靜江府
本司於七月二十四日已調朱廣用前部一千人赴
邕州外今再調朱廣用前部下一千人令主忠信部
押擇八月初七日起發前赴邕州并於張文彬部下

摘留五百人暫留靜江相助工役以其諳熟石上窒
役令先帶所部一千五百人擇今月初九日前赴宜
州仍令總統宜州出戍軍馬又於朱廣用部下摘差
所帶池司軍五百人撥付鄧進湊作一千人擇今月
初十日起發前赴融州仍令總統融州出戍軍馬又
前赴邕州其安國所部淮軍二千人並欲令赴邕州
見擇日起發（緣本軍署器甲未到日）餘當陸續斟酌遣調令
邕州湊足一萬人欽州水陸共四千人宜州三千人
融州二千人所有新戍軍馬止有王逵沿江部二千
人未到所有廣東兵船則七月初三日起發福建兵
船則七月十三日經過廣州前去雷廉化州民船則
皆在七月內起發連日皆是北風約度節次將至欽
州所準差調馬軍則湖南見發劉居敬部押到馬五
十疋無鞍甲於八月初五日已到靜江府見今歇泊
五日即發過邕州其淮東馬軍二百人截日未到續
具供申其支過上邊起發錢已各具狀隨時具申密
院外伏乞廑照

貼黃

臣近得邕州報溪洞路城州申雱修路至都泥

江按地圖此江自大理自杞羅殿而出未知所
修路至某處已令骾探雄飛亦見欲遣兵往路
城巡連又今日得幹事人吳以忠自特磨申蠻
韃皆飢荒欲出交趾自杞等處討粮已併具申
容院伏乞處照

奏已楮管銀兩

照對本司昨準朝廷科降銀二萬兩於買馬錢內支
撥令作備禦支遣續蒙朝廷調到軍馬例有入界參
司上邊三項支犒前政任內係於朝廷備禦錢內支
遣其時人數不多本司已自別無財賦如允今來以

此所支前項軍犒只得以利降銀變賣價錢支給其
銀每兩八十貫文其計十七界官會六十萬貫本司
自七月初八日至八月初八日終共九狀支過戍兵
入界參司上邊錢共計十七界官會一百四十二萬
四千八百五十貫文並已節次其申朝廷去訖今再
開具連粘在前所有元科銀價除支外見存十七界
會一十七萬五千一百五十貫文準銀二千一百八
十九兩本司見今趲發諸邊出戍事馬未盡以上項
餘錢猶自支散不敷切緣本司節次準尚書省劄子
指揮令將上項銀認數樁管非有急切不可泛支本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一日承旨使劉導七月二十九日酉時恭準聖旨宣諭安南附鞋即鞋豈（案）養虎雄飛兩簡忠壯可嘉先發制人殊爲得策令臣宣布聖意勉其立大勳績則賞非所靳臣於十二日已親作書恭錄聖諭之羽翼臣近得溪洞路城州報則謂鞋寇修路已至窓切封示雄飛勉其深入籌度精察事机思所以上稱委付又準聖旨大理之寇本自不多率是諸蠻爲都泥江雄飛已遣人體探亦欲調兵往路城州循連近又得幹事人吳以忠申謂大理飢荒蠻鞋皆闔食

司官吏慮恐有違朝廷指揮今只得認數椿管緣本司創置委是別無財賦可以措置除已於元交割經及近申三司迄新夫腳銀內撥二千六十一兩并近申拘到渦禁水銀折計十七界會四十六萬貫文約買銀五千七百五十兩通見存宮會約銀二千一百八十九兩總計二萬兩令項椿管犒賞庫不敢再作軍餉支用所有接續上邊軍犒尚有迄新事例餘錢當用此發遣但向去或有軍馬到司或調用上邊其支犒未知所繼臣但切憂惧之至伏乞睿照

又謂去年韃來交趾大理諸蠻即有逃者見得諸蠻
從之出於迫脅其心亦非願附但聞雲酋已出六盤
西南諸蠻蹊徑雜出不容不過作隄備本司所準朝
廷調到新舊戍軍見已陸續遣發自當申儆邊鄙極
力備禦乞寬念南丹莫異俊之事既令权管已自
貼息近據幹官郭公著報到正欲責以邊隘守把若
諸蠻推伏申到人心既定却當以印授之不容久刓
也異德諸子親屬奔竄邕宜管下亦有在南丹已責
令各處存恤毋俾流落矣臣又準聖諭瓊筦付之瘼
切須戒其蕪潔事關四鄙任至不輕仰見
陛下

矜念遠氓戒飭吏治且不以臣言為僭倘從所請改
頒成命臣謹當恭欵
聖訓申諭瘼矣俟到海邦布宣
德意以寬蕪為政無負簡拔臣已亥庚子總賦西淮
瘼矣已為臣屬吏今
二十年平時相勉以善臣敢以
身保柳州已蒙朝廷除潘公湜臣七月二十五日所
奏以屯築欲用武且勸來者蓋未知朝廷已自擇守
令遵承惟謹臣又準
聖諭國用匱乏諸閫類皆斂國
自作通融臣仰惟朝廷經費浩繁若使在外自有可
以措畫何敢上勤廟堂錢穀之問實緣廣右地瘠民
貧非諸閫比無榷酤無營運無佃漁蘆場等利今雖

敢為制閫其實只是經司廣東且無財賦分毫裨助
漕計則以連年供億軍券那允罄盡見無羅本無塩
本無水脚前此則謂可通融以助經司今乃反欲於
經司劣借如靜江為郡則稅賦不過如長沙一大縣
惟仰賣塩以供日給往時初無戍兵胡顏任內不過
調二百人敗子止一千八百人應飛去年添調四千
來人今新舊水陸戍兵通二萬六千餘人制司搞賞
已自乏支漕司券錢尤更利害少或弗繼関係不輕
財非天雨鬼輸若非朝廷科撥實是無所控告此臣
屢瀆廟堂不得已也更望陛下曲加軫恤宣諭外

廷以廣視廣勿以它閫視廣則國事幸甚所準拘樁
二萬兩之銀則臣恐違朝命已於經司交割銀漏禁
水銀還新夫腳銀撥還樁管矣臣又準聖諭臣男杓
何以祠請臣何功上報国家有子亦玷朝列聖恩天
大豈敢上違實緣臣衰老遠在瘴鄉子女皆幼惟杓
稍自諳歷臣近亦恭稟遣杓使之祇役而杓以臣老
不忍捨之而行以此於今月初六日令其再申祠請
犬馬私情實不敢有欺於君父之前伏望聖慈特與
改畀祠廟臣父子一門實拜天地保全之恩謹録奏
聞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八月十七日伏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初六日辰時
聖旨宣諭莫氏兄弟之爭姑惟安之未為失策異德
有子大發豈不深仇異俊萬一逃而引領賊兵則宜
州利害關係且以去冬富令州之事為鑒臣仰見
陛下皇明洞燭聖慮淵深臣豈勝敬嘆此實境外一
要害之事律以名義異俊當誅正以方防外虞恐貽
邊患只得姑用安之之策禽戮異類猶不知有天倫
豈敢保其心哉聖訓所及此正臣朝夕所憂益異俊
既授其職已遂所欲此在目前須可藉以暫息而
異德諸子懷不共之心出無聊之計溪徭密通異境
恇所當防臣一聞此事即令幹官郭公著親往宜州
同守臣就近區處戒以安異俊易處異德諸子難令
體訪得異德家口眷屬凡五十九人共有七子曰大
發大盟二子則見在宜州此已令存恤保無它患矣
曰大剛大寧皆年幼總七八歲見在南丹此亦非所
慮其長子大榮及大秀大逞則異俊以為異德存日
皆遣之過邕州右江武隆州借兵大發則以為大榮
大秀在石江大逞仍在南丹臣已排日作書令雄飛
差人入溪洞物色呼至邕州令厚加撫恤申來區處

尚未見報今又行下當邑宜兩郡皆令遣人多方搜訪須是尋見着落併遣書喻郭公著亦令差人往南毋歙訪并諭異俊撫恤異德所存眷屬矣又準聖旨收留大發恐致異俊之疑不收留之勢必投竄今臣斟酌兩者之間亟為之處不可付之悠緩臣謹當恭稟但今所區處非獨一士大發其諸子婿眷屬在外者必皆不敢復歸南毋今亟當且從邑宜收拾不致渙散奔竄于外却當思所以贍給俾無流落宜州彭宋傑及郭公著見申本司乞於柳象閒撥荒田以贍大發兄弟臣正此商確區處務要穩當臣謹恭遵指揮照

限一日先具回奏其餘陸續奏聞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二十日承苑使劉璋八月七日巳時恭傳

旨宣諭臣熏香端笏伏讀數過仰見

陛下明謨雄斷洞中寧机遠慮深思精察利害臣愚惟有欽嘆

神聖之莫及臣所準聖訓雄飛所陳安南事理及黃炳去炳固易於去陀而誘謂打草驚蛇恐犯此戒不若且令雄飛姑容炳過深察陀情事果當為則擒賊擒

情狀區處先後委是機括相關以事勢觀炳持一峒陀乃一國炳附陀之情固久露陀附鞏之跡猶未明

王炳特餘事臣之所見當如此恐雄飛又別有奇策臣未敢語之今日且恭録聖訓白忠勇有謀至發之必中一段全倚絨示雄飛相與密等陛下發要必中聖語此最深切臣已祝雄飛當定規畫不可泛應許忠義臣固嘗祝雄飛如其果有罪惡不去則為患當一面先圖之不須拘畏人議雄飛書來以敏子覆轍為言心欲令先稟於朝廷大抵此等征殺之事一動之間吉凶繫焉必大不得已而用豈敢不謹審非臣不肯擔負也今準戒勅豈勝悚惧雄飛今此却必見可而進矣瓊柳命守已遵聖旨王該猶未見到俟其至且勉之過宜如其遲回當仰遵廑旨別具聞奏圍結民兵已準諭旨及密劄指揮敢不恭禀遍郡元籍具在即當檢舉行下措置練集惟恐州郡資費不及已別具聞奏臣又準聖諭以莫異德之子大發兄弟當作撫存臣比已回奏異俊於異德諸子自是不三子之在溪洞者未見著落臣已排日下邑宜尋訪未報若俱物色得之不過留之邑宜爭郡撥閑田以

資給令各州牧拾照管州郡無力本司只得少捐費
以贍養此皆權以應變亦未為名義之正今若延大
發兄弟置之向裏却恐啓異俊之疑有如聖慮者臣
以此事日俟雄飛公著等報尚未見申到候續奏聞

照對八月二十日準宣諭聖旨徧有進廣右圖結之
策者皆可舉行前歲徐敏子亦曾舉此共有六萬餘
人可契勘如敏子元無許多可增廣圖結時時訓練
無事則耕有事則使之臨邊守禦此實急務可便檢
舉施行迺此官兵會聚之時俾之耳濡目染慣見行
陣恍為便順不可緩也即具遵奉聞奏并八月十九
日準當年八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選
擇强壯措置同為上件事劄本司疫速逐一條具聞
奏

一寶祐五年内前政經畧徐敏子任内圖結到邑
宜融三州民戶屯峒丁共六萬六千三百二
十六人内
邑州元圖結到四萬二千七百八十五人係經
略徐敏子圖結到内宣化武緣兩縣民屯丁計
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五人

照得前政經畧印應飛宝祐五年九月内牒委忠訓郎静江府兵馬鈐轄楊鏞從政郎邕州州學教授权邕州通判虞雲翼前往宣化武緣兩縣將團結到屯丁逐一覈實點檢分剔老弱強壯人數就各處地分置立教場閱習事藝緩急就守把本處地分閧隘後據鈐轄楊鏞等申躬親同共前往宣化武緣兩縣諸鄉喚上屯寨官呼集屯兵照元帳籍逐一點視外但欲選修長壯健則十無一二鏞等初亦趑趄其匿壯瞻時復徑造屯内周行相視則凡頁暄而坐與夫從外而歸者其侏荼之狀抑又甚焉既準持揮十人選伍其執只浮短中求長閒有太甚去處則十中僅選三四要知皆未可謂之強壯也嘗歷觀二縣風俗樵蘇種穫與夫頁販趁墟皆付之婦人而為丈夫者却返抱哺吹爨坐守茅廬蓋其氣力反婦女之不若邕州浚濠之役民丁之内婦女實居其半今來鏞等所選名為强壯者異時呼集聊備趑兵相助官軍張耀聲勢或庶幾耳若靠此輩以當戰禦實不堪倚仗今實點

宣化武緣兩縣計二十四屯寨元總團結到民兵共二萬二百一十四人今就其中揀到強壯一萬二百一十一人揀退老弱逃亡事故計一萬三人外其峒丁不曾續據分剔

融州元團結到融水懷遠兩縣安廂樂善通道三寨土丁保丁人係照得前政經略徐敏于任內團結到奏朝奉前融州通判劉清卿從政郎清遠軍節度推官歐陽梦皐將結到團結到土丁保丁人等逐一覈實點揀分剔老弱強壯人數後據所委官劉清卿等申融州元来團結大數計一萬一百九十六人內一千一百六十七名係石村隘七款總轄楊光忠等款丁屬靜江府義寧縣所管係是半生半熟傜人清卿等竊照此項款丁舊來雖自願同入本州上江一帶諸款總結為大款緣其所居去本州隔蕪且其地險惡本州之人素來不敢深入緩急亦不能為我用更不敢以虛數具入

帳冊外二千七百九十三人今係揀剔去逃亡老弱矮小人教實揀到六千二百三十六人各是壯健人數內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係馳水懷遠兩縣管一十九指揮壯健土丁安廂樂善寨壯健峒丁可以抽調二千七百七十五名係通道寨壯健峒丁六都壯健保丁汛邊三十七款丁錯居傜界時被刼掠所以自可抽調結約為欵止是隄備傜賊各守地分不宜州元園結到宜山河池天河忻城思恩五縣保伍民兵義劾撞兵共一萬三千四百五人係經畧徐敏子園結到照得前政經畧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內牒委文林郎南寧軍宜倫縣今權宜州通判鍾嵇成忠即束南承十二副將田從龍將宜州司理权制置大使司僉廳鄭益諫申往宜州取到鍾通判嵇田副將從龍點覈團結民丁的實數置造總冊共計七千三百八十四人老弱强壯人數未據申到後據從政郎邑州團結到保伍撞兵人等逐一覈實點揀分剔

照得宜州五邑管下地分闊遠多是與蠻僚雜居緩急喚集則民丁慮在後有叔掠之患責其守把當地関隘犹恐不足倘仗若指擬調遣必難齊集但可令逐處自衛而已并據武德即知宜州軍州事汪雷發申所委官权逼判鍾整副将田從龍等繳申到五邑團結民兵人數於内量喚到民兵當廳相視覈實見得人物多是矮小脆弱執色鎗刀弩箭器械不能精熟必致誤事雷發決不敢保但本州既準行下只得照式分別老弱强壯数目開攔執色武藝之人攢具正副帳册計八本尋行點對册内知郡汪雷發亦不繫書保明本司已將解到民丁籍册劉發下宜州別行精加覈實逐册具官吏名銜保明供申

右本司開具在前照得前政經略徐敝子任内團結到邑宜融三州民丁共六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及經略印應飛任内委官分往三州點揀民丁强壯除老弱外三郡止共管二萬三千八百三十一人臣到任後亦已分委官屬詣各州覈實取到帳籍今準

聖旨指揮令便撿舉團結并準密劄指揮於內選擇委官措置訓練旬教日給激賞等事本司敢不恭稟但廣右民丁素來脆弱以先來所委官楊鏞并宜州知邵汪雷發所申益自可見今全在各郡守將究心團結律以部伍教之閱習庶可仰稱廟謨施行之意本司除已撿舉兩政已行邕州則備劄鎮撫知郡劉雄飛新通判兼制机趙立宜州則備劄权郡總管彭宋傑雄通判制禽鍾聲融州則備劄知郡趙心逕权通判謝公閭仰各遵照指揮時經略印應飛任內棟到强壯人數日下措置教練如遇邊防即與差調同官軍守犯並照密劄指揮施行各具遵稟開具人數帳狀以憑繳申朝廷外謹録奏聞伏候

睿旨

貼黃

照得前後言廣右備禦者必以民兵為說然皆言之未嘗用之也臣去冬在湖南被命節制廣西條具陳奏亦嘗及廣右民兵一說蓋以廣民皆瘴薄絕一調集民則廢生業官用給資粮非比京湖民兵以苗頭起差而民可辦有總所口券而官可供此前政經略所以嘗有錢粮之請今來行下諸郡責之守將奉

行孰敢弗虔惟恐資費有所不及大槩人力
猶或可教弱為強事力則不可強無而為有
民非食則不飽軍非財則不行更望朝廷軫
恤邊鄙使之可以措置不勝幸甚伏乞處照
奏備邊及漕司券錢事

臣八月二十日連準聖旨宣諭二十一日方具回奏
今有一二事不避煩瀆聖旨聽敢以奏聞臣昨準七月
二十九日宣諭嘗恭録聖旨緘示雄飛今得雄飛八
月十七日書謹以真本粘連繳奏其言挾事謂鞭人
往來其國不絶且謂察其異鄉便當先發亦以養虎
為慮其言固為忠勇但臣已喎之須是更加精密預
作規模雄飛必能加意也區處許忠義之事物色莫
異德之子雄飛亦皆以異德所有莫異俊之南冊承
襲已據宜州繳到諸峒首領推伏狀今日亦準省劄
催促委不容久闕守長臣稽之先朝張栻奏議彼境
兄弟舊亦曾交相讎殺亦是以諸峒首領推伏定論
今已恭奉便宜指揮行下給印與之其所襲係後唐
官名已與之斷當若欲王朝爵命當照恩揩取旨補
授詳已具申密院必蒙奏聞臣今月連得邕州十八
日申備思明州等處三狀其兩報謂富令州傅鞭兵

以八月初十日起兵欲取特磨窺橫山一報只是路
城州前報謂賊頗近此雖未見虛實不敢不以繳申
密院已令邊郡精加體探過為隄備兵諸處戍兵皆
已遣發止是更欲調二千人往邕棒作一萬人宜融
更各發五百人緣值此數日秋熱極熾士卒多病俟
數日稍涼即行邊頭布置既定靜以待敵乞寬睿念
所是運司諸軍券錢一日不可闕少近省劄備計簿
序所擬多指累政已科用之錢作今日所當支之數
委是司存無得那融應副靜江府九月上旬以後戍
軍券錢即閔支散深恐脫誤利害臣近已令運司屬
官將前政節次所準科降戍軍券錢置局打筭具作
四册入今日遞申解朝廷乞委二廣及鄰路監司駈
磨即見着落分曉其錢並不係臣任內支過其目前
所闕戍軍券錢令亦再具狀控告廟堂伏望聖慈宣
諭外廷特賜應副拯救急迫不勝國事之幸干冒霆
威臣罪當萬坐謁暗以俟謹具奏聞伏乞
睿照

奏劉鎮撫申乞獎與男濶換文資事

右臣所據知邕州兼鎮撫劉雄飛申述事理備録在
前臣照得昨於七月十六日準當月初三日閤長閔
德亨傳奉聖旨宣諭劉雄飛忠勇可嘉見謂各將方

此倚賴而忍欲求歸殊非宜聞乃子不存要亦定數
既未赴銓許令改奏此道恩澤以昭特恩可以此意
諭雄飛開擇勉諭臣當即恭稟宣諭真本封示雄飛
臣繼得其書雄飛不勝感戴已具奏稱謝訖今據所
陳乞將其子湘迪功郎恩澤改奏與弟三子保義郎
劉瀾換授文資繳到家狀臣再照先來宣諭指揮許
令改奏係出君父特恩臣前既嘗傳旨諭今不容不
與備奏所有其子瀾雖授武階實習儒業今夏雄飛
經從靜江臣亦嘗見其諸子瀾年尚幼向學尤勤若
蒙換授文資足示聖恩伏望聖慈照已得宣諭指揮

從雄飛所請特降聖旨度起常格將劉瀾換授文資
頒給告命仍取索已授保義郎告命毀抹雄飛必能
宣力邊鄙上報國家今將雄飛繳到劉瀾脚色家狀
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奏劉鎮撫書及陂人公牒事

臣八月二十日嘗準八月初七日聖旨宣諭臣於當
日即恭錄聖諭繄示雄飛并錄臣所奏雄飛書併徽
睿聽今月初二日得雄飛八月二十六日回劄已知
恭稟宸羙謹用繳奏但臣知其預定規畫若止是書
中所言似亦未盡雄飛近以李德黃奎兩報申到臣

以所言亦無甚的確本不欲具申朝廷今其書乃令奏聞只得與之繳申密院以臣細詳兩報陂情固是其有可疑陂力然亦未可輕視此事果一發必中後慮亦自尚多設一着稍差邊患將恐立見雄飛之忠勇可喜惟恐其籌慮有未周自邑至陂十餘程又有一江之隔欲爲此謀須是兵粮資費一一計度俾具知彼知已庶無遺慮縱是欲行說道亦須預有成規臣正欲作書與雄飛令更精密報來區處今日雄飛繳到陂人一公牒與本司乃以近日備省劄指揮關報其辞頗以文移中語為訝且欲取回李小哥者不敢不以真本繳申密院臣見思所以答之以彼島夷使非與韃虜相關何係輕重司存正不足與之較口語容續奏申海上舟師之備臣拱親往洎面循視布置却頗縝密水路關防可以無慮已具公狀備申

謝寺丞除衡州表

臣叱以男杓忽叩宸渥進擢識丞屬拘私計之未安嘗瀝愚衷而控告所祈從欲姑俾奉祠今月五日臣恭準省劄乃蒙聖慈海加簡拔改丞外府命守衡陽一門咸戴於生成衆聽共為之聳動第臣伏讀指揮勘會之訓寔高朝家序閱之情臣顧何勞榮及其嗣

且戍期之近縮俾鄰境之相聞此君父莫大之恩私
在臣男若為而報稱惟以臣年齡哀邁臣朽材識憃
愚聞命而深恐弗勝引辭則未敢重瀆恭令祇受續
具奏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奏聞
謝以聞謹奏

奏邊面及南丹州事

臣所守南边自近申路城州及思明州兩報外截日
未有報到動息據雄飛近申已一面調兵路城循連
及橫山永平等處防把外本司更欲遣二千人戍邕
以足萬人五百人戍宜以足三千人緣秋霖連綿數
日後方遣發京湖所調馬三百疋却已入廣界少憩
亦欲遣赴戍邕所合奏知南丹莫異俊殺害異德前
此不得不权令管幹臣嘗奏聞未為名義之正所以
其州印雖已許給犹且緩遣并節次尋訪異德諸子
且令其家屬諭之使出近乃聞異德長子大榮自蠻
中領兵入南丹始傳異俊竄去臣又憂之今據宜州
繳到大榮與高峯寨公文前月二十九日大榮已殺
害異俊此却出於子復父讎乃經律之所亮若俾之
子襲父業亦衆情之所安蠻徭異類情態不常本司
只得隨宜區處務求帖息難為執一臣已劄令管幹

給榜示撫恤其州印却亦少俟人心之定然後與之邕州備岑從鳳申蠻人以兵復買馬為請且欲以馬政兵廢為向背其辭語頗慢臣謂却之不可遽許亦難已令邕州委曲報之諭以前者蠻馬不出所以住罷令欲兵復當稟朝廷且與之遠期庶可熟議此事委有関係實非閒臣之所敢專所合申聽處分其詳皆已備申朝廷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一日亥具奏一日酉時恭傳聖旨宣諭以南丹異德諸子令臣加意物色等事臣恭誦旨訓仰惟聖慮周密此事臣於前奏具已徹聞益自異俊之變臣即疑異德諸子必不但已聞大榮者乃婿於武陵州異德前一年已遣之借兵於彼今大榮既復讎襲業異德諸子不必憂矣臣之所慮却在異俊之党或其子有尚存者見令宜州詢訪續作區處臣又準聖諭文理既旱荒乘其不備可以襲殺今日之事當尋敢不當待敢近日金州之捷甚偉今臣試與雄飛節進等熟籌之臣仰見陛下神謨天運真得折衝制勝之策昔人所謂坐而待伐孰與伐之正此意也臣往守京湖數年之間以

征事築命温和破盧氏程進持鎮平閻忠進破商州
劉整馬榮孫威等攻破申裕嵩汝諸處無歲不以偏
師出賊境獲勝捷立到功績即予以厚犒故將士皆
用命虜亦知憚不得以易我其每入輒敗去蓋有良
將可用有勁兵可調有錢粮可支且所用多北人於
地里習熟往來亦不過一二千里間故能成事未嘗
叙必今南邊去大理凡六十程中隔生熟諸蛮且調
到諸處戍兵戍將非素諳習入到廣地已苦瘴癘造
之間探犹以乏食為憂犹為諸蛮所阻非比均序與金勘接謂
之遠役實所甚難蓋調兵非財不行今制司犒尚乏
支潰司券且不繼安能辦此然臣近聞蛮韃飢荒之
報雖未敢盡信若果如其説亦是一机已於九月一
日劉雄飛俾令逐作商略遣人入蛮誘令攻韃或欲
得兵應接斟酌量調正合宸訓指授之意今準聖旨
臣當恭録緘示雄飛更與籌之但雄飛遣有初八日
書到謂探得韃在舡敏等處是特磨路且見有馬在
都泥對江前者幹事人所探謂賊欲討粮出特磨與
此報頗合雄飛已調兵而往臣已令增調防遏所準
聖旨臣亦當併録示勦進及與朱廣用等商確奏臣
初一日所劉雄飛誘蛮攻韃事已申密院外今日所

得雄飛書謹用繳奏在前伏乞
睿照

奏為邊事

臣近據邕州備路城州等報謂賊向都泥江及儂那
敏等處已具申密院今
十日賊已到箇邏蠻去
黃周南申謂八月二十
日三狀內兩狀備梁材及農士貴等報狁謂七月初
在特磨諸蠻已將真本
州增調措置勦過欽宜融一體防托外本司於今日
再調戍兵二千人往邕
州雖是秋霖連綿未霽只得
遣發他有動息續具奏
申

奏為邊報

臣照對本司自八月以來節次據探報人李德吳以
忠梁材等報并思明州黃炳路城州黃琰報賊馬欲
取特磨安南侵犯又據邕州繳到安南國牒報事宜
略同皆已備申樞密院外近于十七日據知邕州鎮
撫劉雄飛申已調兵前去路城州循逵并橫山等處
守把又據申到九月十五日田州諸隘峒兵多已傳
聞遷避其雄飛于十五日親提官兵一千人前去橫
山措置擺布防遏本司正以極邊守臣不當輕出已

劉雄飛如到橫山擺布略定留兵備禦亟回本州措
置防守已行下訖於今月二十二日正具申間據暫
叛邑州李安國十七日狀申備叛總管陳起申十三
日提兵循連至橫山田州之上二十里頭地名覇黎
村遇見賊寨於是夜叛中殺獲勝捉奪到軍器已解
邑州繳到錄本申狀本司除已繳申密院外臣窃照
鞋自癸丑破大理睨睨南邊已五年于茲犯特磨犯
安南諸蛮蹊徑彼已習熟今來所據邑州陳起之報
雖是未見賊勢輕重然哨已入境却非去冬虛俘之
比臣除已劄邑州吏切精加體探畏緊隄備并專劄
雄飛令諸將率峒兵於橫山等隘擇險勦遏仍仰雄
飛疾速回州防守并劄融欽宜三郡一體隄備外

貼黃

臣近又得邊頭密報謂許忠義結約諸蛮假作鞋人侵犯繼又聞警報之傳諸峒皆遷避而忠義獨不遷避今来寇入恐其有以導之緣未得雄飛劄狀未見端的續具奏申俾乞

處照

奏边報

臣今月二十三日子時已嘗具狀以橫山地分警報

奏聞今於二十四日二更得劉雄飛十八日申狀具言賊馬見在上安州奉議坊一帶屯泊去横山不遠見得旬十三日我軍叔中之後十四日五兩日未有進退據雄飛狀称十八日到乃村得報前去横山擺布侯見事勢即當回州臣已劉雄飛留兵横山勦遏仍速回本州措置防遏其公狀真本已繳申密院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

臣發奏間又得劉雄飛十九日申探得韃賊亦犯安南境為安南遣兵獲到首級亦已將真本繳申密院併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九月二十六日承宛使劉璋九月十四日未時恭奉聖旨宣諭劉雄飛之子瀾改授文資此特恩也向來之子只是初階今視瀾武資進以修職今臣以聖意諭雄飛知悉且準付下修職郎告命一道臣除以已祇領臣恭惟皇帝陛下誕宣皇澤加厚將臣昔漢高不靳戶封以慰趙子弟厲世磨鈍異代同符為雄飛者蒙此恩遇感激奮其將何以報称臣已於當日恭録聖旨宣諭全文并將省劄告命入遞發送

雄飛收管令自具回奏稱謝候其報到續次繳聞所有邑州边面動息自近者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已兩具奏連日未見雄飛申到續報緊慢見浔雄飛已到橫山擺布防托截日未浔已回邑州之報於二十六日却浔暫权州事委安国二十一日状申承鎮撫司行下令添調兵五百人過思明州係在左江於二十八日又得李安國二十三日状申以將士多病來閑藥餌以此見得邑州近境未有動息臣已排日作公文移書勉勵雄飛措置勦逼隨机進止防賊姦計外候有報到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臣哀庸非前比勉當敘聞日惧踈虞其於浔計委是支吾不去已別具奏申乞從朝廷別命浔臣欲望聖慈特賜矜從施行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九月二十八日遣遞後是夜領京遞承閣長閑德亨九月十六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蜀中成都未復頂山受圍禁山又有後尋故智之意而馬湖江亦當閑防今年節次所調廣右兵不少今臣於京湖所調兵內权那五千人添貼馬湖江捍禦往以公文報光

祖禰孫照應又誦宸訓本欲取之淮閒偪有東海內
應之事不可那撥臣憲奔拜手莊誦再四窃惟蜀事
既當頭目之急淮海復值肘腋之警　陛下以冬防
在序旰食閔心凡在臣子其誰不思捐躯僨力以圖
寬顧而況臣猥分方面尤切寸心恭觧睿旨丁寧諄
切如此自當即於所部戍兵内抽那遣調第以廣右
今歲之戍雖多於常年律以荆淮備边之規僅足以
守一郡近所準調到諸項軍馬已分布邑欽宜融諸
郡尝具申察院矣若使本路边頭無警凡一旅以上
皆是朝廷之兵那緩孰急自當東西奔命豈敢遣戾
實緣自八月末以來節次邊報不一謂賊分交趾特
磨自把三路侵犯自九月十三日以後據邑州報賊
馬已到横山之上田州奉議上安一帶雄飛見調陳
起尚再成高明等領兵向前勦逼臣九月二十三日
二十五二十八日已三次具奏今於二十九日又得
雄飛二十一日在横山之下功饒州申到兩狀并二
十四日暫权邑州李女國申到一狀見得見調軍馬
在左右兩江分布勦逼推日尚未得雄飛已回邑州
之報其真本申狀已咐今遍繳申察院臣深慮賊之
初至先以頭啃探路遲回未入將持大勢又慮溪峒

瑗徑不一賊喚我軍相持在前或以潜師統出我後
臣已屢書戒雄飛惟謹而況才備横山一面之急又
有安南分道之虞宜融雖未有警報而支路雜出一
冬來日甚備長多力少擺布不去捺之事勢此時只
當增戍未容抽摘臣近者亦嘗準密劄指揮令發回
戍兵已嘗具申乞容少俟更看事勢緊慢區處今來
所準聖旨寔是以前項幸制未容遣調如南边向後
賊若退兵可報却即當恭奉施行

貼黄

臣恃陛下恩知密布忠切謂蜀當固應援更望以保守夔子門户為急海固欲兔復
吏乞以照管射湖根本為重臣出位萬罪伏
乞
睿照
回宣諭

臣十月初一日晚連領兩通承九月十七日申時閣
長劄克中恭傳圣旨宣諭臣才此熏香端笏百拜恭
誦又承九月十八日酉時閣長閔德亨恭傳聖旨宣
諭天威不違咫尺皆是以安南之事今臣同雄飛相
与圖利臣祇誦聖訓增惕愚衷仰惟　陛下沉幾先
物制患未形凡而可慮之數情俱已盡在於宸笑臣

大惧衰鈍弗称駑駘如雄飛之忠勇可嘉戰禦素歷奉旨訓之所授以事功而自期臣正願與之協同安敢為之沮撓臣固亦深知交情之難保鞭患之當憂覩見形跡臣連月以來屢書与雄飛每得宣諭及此辞稍過臣之荅語幾於頻弱正不欲徒較口語使之乘其未周掩所不備實為先發制人之策乃者其書必備録以示皆是勉其加意未嘗戒之勿攻前後只是祝之當精察當謹察但因八月二十日恭奉諭旨有發而必中之戒臣以関係利害貽書問其豫定規模継得其書亦嘗繳聞聖聽臣於是具奏有一發又中後憲尚多一着或差邊患立見之説正如十程之相去一江之相隔師出之名濟渡之備奔逸之防如聖訓所及者皆不可不豫圖也臣所謂不可輕視非謂不敢向前但以蠢蠢有毒而況於国兵家須是知彼知已量敵慮勝不容不尓臣之所謂後慮尚多固非止一事一則嶺右見今邑宜数郡近在千里調兵於諸路而瘴癘為虞運粮於近鄰而餽餉孔艱司存鴉荼闕乏州郡守備空疎猶且凛凛然如鴉虚毋於風涛之上使既得如此地何力支吾翰取翰守果能倚賴郭達富良之輩不可不鑒也一則獣窮則搏必致

噬人彼今雖謂閒兩韃通猶未見真為韃用尚知未
背中國若此事一奉須是一網而盡空其党彼無一
大敗為吾抗則可設或彼急而出挾雩之計則是我
速其為假道之圖奉而不中患必致此茲人臣之所
深憲者也所謂陳有補即陳可久乃閱士之投咬者
臣拱臣雄飛皆與之通信亦只得招誘之臣所準十
八日旨論臣即當恭録全文密示雄飛伏讀聖訓當
使雄飛預料安南之善戰之兵的有多少雄飛決勝
之兵的有多少入境之後粮取於何地絶江之際舡
取於何所曰睽之父子與夫僞太師等人須先物色
其蹤跡一鼓皆就擒勿容其投韃又須分兵捕其頭
目之散處於外者收拾無遺以絶後患今臣與雄飛
熟筹以聞大哉聖謨此數者節目真是制敵之要略
經遠之妙算須是講明事宜備乃克有濟其或有
一遺憲即恐害成此臣昨貽書雄飛預定規模正亦
此意漢人之所謂騎步將謂誰所謂兵度用几何其
多笑但以臣愚慮見計邑州戍兵雖止共萬人有疾
患者有軟弱者正此分布左右江備禦韃寇已調出
幾半雄飛尚留横山猶未还邑欲圖此奉且須先料

兵力臣更當容由雄飛等度俟其回報纔具緻聞所
準且當羈縻勿露圭角之訓臣恭奉惟謹亦當諭之
雄飛矣

奏為边報

臣所守南边自前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以警報奏
聞連日事宜節次止四日夜四鼓浔雄飛二十六二十七日兩公狀言鞋
在奉議坊等處焚毁屋寨及由我軍相射而退其狀
已繳申密院臣於是夜併得雄飛二十六日親書謹
專用繳奏據雄飛所言今以全是得一出指授將士
首挫其鋒虜哨以安未敢深入今日臣得邑州通判
趙立初一日書本州別未有動息亦未言雄飛已回
邑州臣已於欽州再那調軍馬一項發往邑州助雄
飛調用兵力無多只得如此那緩就急倘遂憑籍宗
社洪福如雄飛所言惟願將士就裹殺退則不勝封
疆之幸臣之所慮賊已斡透边腹易生姦謀只横山
來日尚長事會難測兵戒既分布之不足城池無堅
深之可恃臣以事関安危憂廢寢食惟有罄心竭力

隨宜酬應深知朝廷正此備禦淮蜀本不敢以增戍
請而幕府之士郡邑之民皆以賊既侵犯不同去年
合辞有請臣已具狀申控密院欲望聖慈付外速速
賜斟酌施行

貼黃

臣於今日午時欲發奏間連得雄飛二十八
日遞本部已退在功銑州申到公狀二件賊
馬已漸透過橫山雄飛欲以二十九日點視
諸隘畢回州備禦據此兩報參以硬戍勒所
伏見得賊勢不輕姦謀叵測臣已行下令加
意備禦外臣亦得雄飛二十八日親書併用
繳奏伏乞睿照

奏邊報

臣今月初六日具奏後兩日未據雄飛申到事宜今
初八日卯時得淮東諮議李安国初三日申初二日
夜雄飛已回邑州其小貼子言已面布雄飛商量添
兵守禦武緣郎馬寨又浮权賓州呂振龍初四日申
狀亦称據探事人報賊馬大勢取間道出武緣若果
如所報則此路不經由邕州城下徑可至賓州若不
至賓州亦徑可取十路至柳州一週柳江則四散支

路尤多去靜江已不遠中間通湖南通廣東蹊徑不
一委是事觔緊急不容不慮除已劄权柳州趙希哲
同都統勳進指置占險防勦又當摘兵前去添貼外
詳已繳申密院所有靜江府城壁臣自六月十五日
興工修築以役繁力少且值一秋多雨雖竭力措置
新城猶未辦集旧城且多瑕漏見戍不過五千人餘
兵城中備具百色欠闕只得晝夜措置而軍民共守

回宣諭

臣十月十一日承閣長劄
聖旨宣諭大理今歲旱荒幸而雄飛皆任事天予不
取是自失机虜出都泥江非比大理之遠諸蛮怨讎
必望王師伻令結約以為斬虜之本等事臣伏詭
諭所授深切事情雄飛前月十五日提師一出聞其
意正欲先去許忠義之梗化且將命將出路城以勦
過不屬未至横山而賊已犯田州城由特磨以來所
經溪洞不一如無人之境而卒無一能禦之者如許
忠義輩素負固弗服固相趹忌而尤邀父子部落頗
衆亦不能為我出力此則恐是連年困住買馬有失
蛮心而然近邕州備蛮人之諸可知矣臣近繳令賊
自前月十三日入寇田州整整一月雖未深入亦未

退去前此所傳旱荒止是本司探邊人吴以忠一報
所云而近視硬忒勒所供賊中元有米有肉難盡信
也雄飛認論間慨然任事難自可喜而憲事亦恐頗
欠精密如忠義之事未本而机已泄于外臣每私憂
之近者雪入却幸其一出稍早指授諸將首挫賊鋒
昨日又以二十八二十九日未文海之捷來上已具
揆旗并公狀繳申密院皆是仰賴國家威灵之力今
日之事臣妄謂且當以保境退敵為急未敢以越境
制人為圖揆雖再聞賊犹未動諸峒支徑之不一一
冬來日之尚長壁壘帶堅師旅多病臣正此晝夜圖
勉應接積憂成疾未知攸济所準圣諭天下事有志
竟成當以氣勝仰見陛下勉勵之意臣昔者以世
年歷諸聞有城池有矣將有器甲有錢粮賴陛下
皇靈布宣粗知激昂志氣以圖事功前後幸見疎敗
今再哀三竭矣以嶺表氣力而欲支萬里斡腹之冦
不待智者皆為寒心獨惟受国厚恩誓當以身報效
所準前項宣諭臣以雄飛方為備禦未敢録以示之
若冦退稍定績當備傳聖旨相与籌度別具聞奏臣
得雄飛初六日書謹用繳奏在前伏乞 睿照
奏為边報及安南饋送事

臣自十二日具奏後連遞邊報已申密院未敢數瀆
聖聰今十八日據雄飛十三日申賊哨十二日尚在
功饒州兩岸是在橫山裏兩鋪賊馬盤薄溪洞已自
踰月雄飛雖布置諸將防把要隘然賊在籬落未去
正不容玩忽臣已摘那欽州戍兵戴俊張昇祖兩項
助邑成守又摘鄭進於於融張文彬於宜併屯於柳
以上下應接防遏透漏上籍宗社鴻福早得虜退則
為幸甚交趾自前者荅其公文後一向未曾相聞今
日忽據欽州申交人遣使人冉樺來領明堂宣賜書
詔礼物亦有公牒來曰本司遣以器四扉帶又有信
儀惠邑欽二字詞溫幣重疇昔所無臣覩其采情必
有所為其公文却不言其境近日有無鞋兵動息其
國主以三詩相寄頗欲解釋前言之疑臣為國守藩
不當外交今且令止信礼於欽州欲先以公文復其
使報以辞受當稟朝廷方敢復命臣區區管見恐只
得受其所饋視仪報之仍以詩荅其意蓋几微之際
不容少露圭角也合更取自聖旨其真本已繳申密
院其礼物合無解赴朝廷併取指揮行下

貼黄

臣再照安南尋常来領明堂宣賜即未嘗相

饋送今忽施此礼正以為趁臣此月十七日
却據雷州解到海賊陳應尤一名乃瓊州人
曾陷占城數年親見占城與安南今春亦曾
交兵冬又將戰臣親自引問其說由所供同
出於一賊之口雖未可信若果有此交忧
有不自安者矣謹以雷州申狀真本繳申密
院臣已備錄密令邑欽二守更加斟探外併
乞
睿照
回宣諭
臣十月二十日承苑使劉穆之十月八日已時聖旨
宣諭二十一日又承苑使劉導十月九日申時聖旨
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
陛下聖慮深遠一飯不忘
鉅庶下臣無任敬嘆
所準初八日
聖訓許忠義之恐偽韃及導韃目今雖未見分曉然繼傳忠義果穴
亦為韃所焚蕩雄飛一出姑亦未聞韃至布置既定
下激厲諸將勉其極力勦殺有功優賞今浮劉雄飛
訓賊去橫山不遠當大治之臣自閩寇入已排日行
已自帰城陳起等賞容續具申上臣所準初九日聖
十四日書其言却自頗忸且云賊有畏縮之意寇入
已踰月盤薄未進以臣逆料此賊自蛮中而出無一

嬰其鋒者既至橫山連為官軍勦截必未敢深入臣已戒諸邊戒於隄備防其透漏乞寬聖慮若乃戍兵多病救不獨邑州為然只浮那緩疏急又從欽州摘調添貼邑戍矣所準聖諭安南獲級之事臣前者所奏陳應尤近遣介至海上所聞古交之釁如臣貼黃所奏之言亦有此傳更容脉訪的於說詐之防敢不迎禮聖旨更加精察彼国近所遣礼十八日已申朝廷今先以公文復其使并以詩答今遽已繳申密院臣

實緘具聞奏謹將雄飛十四日真本劉子繳連在前回宣諭

臣十月二十七日承閤長勦克中十月十四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以橫山既有警報戍兵果未容那因大理旱荒人疲馬倦生兵不增可乘此机一大治之令臣布雄飛勦進朱廣用雲供相與共圖臣恭奉廟謨謹當遵體第以橫山以棄之寇盤泊已四旬餘雖未敢深入亦未見遠遁臣二十六日方得雄飛二十一日書謂賊寨犹在奉議哨騎或至鼠隘此皆橫山左右也其書已繳呈廟堂矣雄飛調兵勦逼雖屡捷

告臣犯憲奸冦遠來雖春尚賒麤食溪峒間或窺它
隙或俟大勢狡焉正未可忽所賴兼旬霖潦匪賊之
利以我師之苦于瘴者如此則彼賊之斃于役者亦
可知或者天佑国家幸甚大理凶荒之説近據獲到俘酋所言則大不然
所準玉音令招雄飛等諸將共圖大治之策臣自當
布宣廑意勉爲事功臣見摘勦進等兵二千餘人于
抑正欲為雄飛應接相共勦逐亦以士卒苦於多病
未容輕用今聞進亦告病矣臣即容恭録聖訓轉示
雄飛等諸將審觀事勢商略區處繕具奏聞惟是臣
哀老共二漕寄支吾弗勝近當具奏伸免蕪之請未
蒙俞允益重兢戁寔緣廣右漕計創添戍軍非比旧
來必得強敏妙年者為之乃可臣委是精力有所不
逮大惧誤国今不免再具奏陳仰干天聽伏望聖慈
憫其真切之悃特賜俯從欲改畀時髦寔拜天地保全
之造

再辞免漕寄

臣以近哀老弗堪漕寄奏乞免蕪今月二十七日伏
準十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御
筆不允者臣退揆寒遠疆吏蒙被国恩凡所使令豈

敢辭避實緣臣邊任
久歷智慮已殫年事浸高心力
不逮向來雖掌任荆淮總計催驅付之僚屬出納具
有常程不過將以薦勤有所受則有所給且是時年
膺之卿所仰券食一日不可又闕而漕司連政以來
方壯也今則廣右漕司自來不曾餉軍及五六千人
以上今歲水陸增戍共二萬五千餘人士卒涉入瘴
那移應辦已自罄竭之常賦則不容增加請之科
降則祇見煩紊官吏皇 相告未免婦姑臣之老鈍
無所措盡臣竊惟理財之官非精健妙年不可兼亦
天之賦才固自有限量雖庸頗不能智於楚劉晏亦
不能終於唐臣妄一庸人為陛下守淮守荆撫蜀
犬馬之力至此亦無所施矣再入嶺外有識共危近
自賊兵斡至边隘臣測狡謀方以事閔腹心憂廢寢
食其於諸軍供億委是神勞形瘁不能支吾況臣旧
得瘴疾今冦不時發動閻寄旦恐不克勝任安能復
蕪漕寄用是不避天威再控危悃伏望聖慈特賜矜
憫斷自睿衷俯從免兼之請別選能吏專任漕節非
特少寬愚臣之責實為国計之便

回宣諭

臣十一月初一日承

苑使劉穆之十月十七日寅時

傳奉聖旨宣諭欲其回奏問初二日又承苑使劉璿
十月十九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
聖謨遠慮邊鄙所以丁寧勉厲者備至臣敢不恭奉
所準十七日聖訓陂人當防而羈縻駕御之道尤當
加密矣事明知其有可起之跡然目前寇方侵軼於
彼境之事吾力有所不逮只得姑不逆詐苟幸無事
待之如平時固不敢微露圭角也橫山之寇雄飛虒
一再得捷自九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將士甸賊交戰
之後一月之間賊兵忽退修進分哨出設我兵虒屢
叔弟中俣無勝負昨日據雄飛申到二十七日狀中
止言十九日我軍甸賊對射然以臣覘賊大勢似已
越過橫山漸入老鼠隘爭處安賊盤薄溪峒今恰五
旬只在奉議田州一帶札寨不動必有大勢又且蠭
食諸峒驅用羣蛮當此冬月姦計正不可忽臣三十
日得雄飛二十五日書方繳呈廟堂正安擬奏又得
其一書最是今歲瘴癘甚於常歲士卒病故者多雖
不住修合藥餌發下無策可救委費區處邑州先已
調兵一萬人以往今詳雄飛書以欠人調用只浮輟
張文彬見屯東泉所部淮兵一千五百人除病患外
今盡數前去邑州貼助調用此軍先已令戍宜州本

留柳以应接今宜州一路却留鄭進軍在柳為備已詳具公扶申密院訖臣所準十九日聖訓以雄飛一出捴身任責可嘉一行將士已行推賞令速具姓名資歷聞奏且準聖旨虜雖退舍姦計方深必大治之可絶後患令臣誘諸將以厚賞之使奮厲勇往痛掃餘類或諸蛮及民兵有旬前出力當一例行賞仍以慶意諭雄飛臣已遵奉恭録宣諭全文於當日緘示雄飛令其恭奉矣所有糾合省蛮壯丁為用臣已屢祝雄飛非一次適亦據其申到榜檢見差人分頭告諭區處非不合宜惟恐倉卒未易歸召亦已繳申密院訖惟是今歲虜兵分道而入南中一面最為空虚兵力既單重以瘴癘兩江溪洞雖聯給相望不能抗头賊遣安以資此賊前車安疑其輕咱一再敗衂或可速遁今既相持未去既過鼠隘地則平夷惟恐向後不免一到邕州城下全藉宗社洪福得保疆場無虞上寬旰憂實賴天助臣惟有夙夜盡瘁竭力勉厲將士以圖報效雄飛二十八日書繳連在前伏乞

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初七日承閣長節克中恭俾十月二十四日未時聖旨宣諭以賊欲犯武緣卹馬及蛮人為鞋所

誘攻之必潰雾若從小路易於遏截抑江尤當用力
令臣勉之亦已令岩之布置相為犄角臣拜手恭誦
仰歡　陛下訓餙勉厲之意敢當備録聖謨以戒諸
郡守將遵奉惟謹但以鞬冠侵犯横山溪洞相將兩
月盤薄未退姦謀必深臣近浮雄飛十月二十九日
十一日初二日兩書併用緘奏其言以為賊寨尚在
奉議則在横山之外據其三十日公狀所申諸將所
報謂賊寨有在功饒州及老鼠嗌北此則已在横山
之内臣深慮兴賊逐步趨入迫近邕州此月旬初二
日至初七日霖雨不止賊兵固不利而我師亦難進
攻且看數日後申到事体何若第臣又以邕報諸將
所申參照謂賊多帶老小子彼又見治軍器則恐其
纏磨未便退遁溪洞家賊為之引導憂端不一若使
兵力壯盛調之分路勦却彼亦不能久駐今戍兵有
限又多病故不容輕奔雄飛今日割中謂又遣調攻
勦聞其用溪洞人引領遣兵乘夜而進欲逸出賊後
攻却此却是一策所願　仰憑宗社洪福若更浮嗔尚
勦殺使之懲創而退則封疆之幸前者臣準九月十
八日宣諭為安南事臣近以雄飛帰自横山方緘示
之今得其報且以羈縻為意却當奏聞事定圖之悉

併條上此時忱未暇及此也臣昨準八月初七日宣
諭以王詵如不欲過冝令臣別擇一郡來上今月初
六日王詵方到靜江府其意雖不力辭冝州之行而
臣以總管彭汝礪兩年权知冝州頗于冝民相安見
今邊事未靖不欲更易兼柏州潘公沈未來去留控
扼邕冝融三路緊要之地雖見令趙希哲暫权終非
武將之比且傳聞公沈未必成來欲望聖慈特与改
差王詵仍帶環衛旧職知柏州彭汝礪知冝州庶兩
卻各得人任責又有欽州亦未有正守臣昨留新除
環衛官臣拱以節制兵馬兼权其人委是更練南事
於武將中殊不易得臣昨雖与約新春從其赴闕今
恐其去未有以繼之併望聖旨特与帶行環衛正知
欽州庶得其寧心措置边事更合取自

聖裁

秦边報并繳劉鎮撫書

臣今月初八日具奏後十一日已再具边報動息申
密院未敢數涜

聖聽本司已節次劄鎮撫司勉屬所調兵將取問道
山左右也亦已申密院訖此賊犯我溪洞今恰兩月
十月一十九日賊馬仍在功餽新墟一帶出沒皆橫
一向雨多晴少度其賊亦自不利但未見退遁不敢
十二日據邕州申到初六日報
玩忽本司已節次劄鎮撫司勉屬所調兵將取問道

前進出奇設伏速尙勦殺以賊早令遠遁外惟是自
寇犯以來人疑右江漢洞陰有附賊不為我用臣於
十月十五日曾以利害貽書雄飛令其選擇知地里
人開諭岑邈許忠又党岳曉以禍福恐其以透漏為
惧則語以官司當盡釋勿問恐其以住買馬為說則
許以寇退申朝廷區處諭以賊久璩尒巢亦豈尒利
使之邀擊韃賊以立功自見相岳要約毋負国家此
書臣於十六日嘗錄呈丞相訖雄飛得臣此書後隨
即出榜及遣人入溪洞等處開諭十一月初三日繳
到榜檢臣亦嘗同本司鏤榜繳申朝廷臣蓋恐溪洞
中有附賊者不容不勉以忠信開其自新之路今於
此月十二日據邕州申及收雄飛親劄順龍州許忠
義者解到韃賊首級及衣甲軍器且謂有擒到韃賊
二人韃馬一百餘疋申邕州還人取解雄飛即岳書
填真命給付元印許補官賞優行支犒此固已得激
厲之術使其果出忠實盡略前事但論新功足為諸
峒之勸但臣以許忠久不相順忽為此奉雖若可
喜尚不能使人無疑雄飛區處亦頗乘快臣即已作
書更令精審書檢令通已錄呈丞相所頒宗社威靈
此事出於眞實別無虛詐則真是鼓舞溪蛮一机括

但雄飛所乞朝廷行賞却望宣諭外廷少俟繼報的
寔候其取到所獲韃賊韃馬本司申上推行未晚雄
飛親書同此繳奏又有近準宣諭令諭雄飛諸將一
大治之今得其回書亦已恭奉併用劄奏伏乞睿照
回宣諭及繳劉雄飛兩書

臣十三日方具奏十四日亦閱長閔德亨十一月一
日午時恭奉宣諭以近宰臣繳進臣書獲徹睿覽圍
結洞丁最為急務買馬一事寇退舉行但要悖易之
時閑防可也臣謹已恭稟所圍結之事已節次諭雄
飛等留意糾合為官軍助買馬之事俟寇退繞具奏
間又準聖諭境外之寇切須鼓舞時士早遂驅除臣
恭稟叡謨深頗速清封境上寬宵旰但以雰之姦謀
臣測我之兵力有限邑州將士連月把截隘外備殫
勞力昨日據雄飛揑稱申到諸將於初五日又有賊
戰于老鼠隘下復獲勝捉生擒到回韃二十餘輩見
存七人并馬匹軍器等將士盡忠用命敵王所懾臣
方為国事幸遭臣浮幹事人申乃謂初六日將士又
有賊戰賊已透入鼠隘諸軍急登粮舟多回邑城止
有胡世全王安仁兩郡慕化防遏據此所報則是我
師雖捉不能遏賊之進臣正尔為之隱憂今早邑州

俘到初十日辰時煙牌則果報賊已過鼠隘漸近邑
境臣近者固嘗奏聞聖聰逆料此賊逐步遷進又未
免一到邑州城下亦嘗稟廟堂正看此月初動息益
叵寧皆已覘知無緣咫尺邑州不一窺伺而去今恐
出於央已亟作書及移文雄飛令審度事勢措置城
守戒嚴隨借臣所調張文彬軍往邑添助已自旬日
遣值連日大雨聞尚阻留於柳州境內已排遣趣令
前進俟見別有動息緊慢續具奏聞臣所得雄飛初
九日兩書係申明報一係恭奉宣諭併用緘進其
捜獲已繳申密院訖
回兩次宣諭及繳劉鎮撫書

臣十一月十一日承閻長鄧克申十一月三日寅時
恭傳聖旨宣諭又承閻長閔德亨十一月三日申時
恭傳聖旨宣諭一日之頃兩蒙玉音訓飭勉厲臣拜
手恭誦撫躬震慄深念臣以庸老之蹤當空虛之寄
致貽封疆之警上勤宵旰之憂安在微臣何所逭矣
所準聖諭安南有饋不言韃之動靜豈真甫之相通
又戒以安南姑示羈縻不得不防此事以今年韃兵
侵犯不出安南而出特磨則安南之遺賂納款安自

可覩然在目前只浮用羈縻之策謹閫防之備乃若覩交之冨近臣拱書中片紙亦言之已繳聞庙堂此雖于中国無預然亦豈以夘交人之力若其相為蚌鷸未已固我利也臣又準圣諭横山之寇所宜作急驅之遠遁勿使停囚長智可以此意勉雄飛賞功之典斷不吝也又蒙戒以横山境外早遂肅清則諸将士之賞決非所靳臣謹已恭奉於今月十七日卯時恭録旨諭入急遞諭雄飛俾之勉厲将士措置戦禦以副春倚寛憂顧惟是雄飛両月調兵遏截将士極力於外犯煙瘴冒風雨亦屢獲捷非不欲速退此寇其如賊馬勢重我師力薄相持許久竟不能遏其進除近其奏外両日間浔雄飛初九日亥初十日卯時而書以賊既過隘度必來邑又恐其從武緣而入見措置待敵作急屏城守之備臣已随作書再三丁戒勉其加意備禦全城卻敵即是為功但邑州今年屯戍兵雖萬人而病故者已多近從欽州摘戴俊五百人以往又從宜州摘張文彬一千餘人以往此未到猶慮其弱也此外司存別無氣力止有鄭進一千人在柳備武緣透漏静江府止有朱廣用江上軍三千餘人湖南兵二千餘人亦有病患本更欲摘調前往而静江城

壁未辦工役無日不雨莫曉天意又不容前出後空略無以安人心宜州則既移動張文彬軍見存戍軍俞昱等一千二百餘人彼中撞丁可用却令揀擇强壯本司却放一千人錢粮添助戰禦外雖欲展布力不逮心只得持以堅忍勉焉應接乞增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且乞上寬圣憲仰惟皇天佑宋必不使奚虜得逞志於我也雄飛兩書謹繳進在前臣又得十一日申狀言賊已到乃材離邕州三日程已繳申察院俟有報到動息陸續奏申伏乞

貼黃

臣今日午時具奏欲俟來日遣遞續于今日申時再得雄飛十一日書亦言賊已到乃村雖以兵力病弱為慮而雄飛熟于備禦處之却自不迫但又同時得雄飛十一夜公狀則挨謂望人報賊已到武緣界此雖未見賊情進之然慮其咱宂邕州透入賓宜此報頗緊已行下諸處觧採及作陰備外雄飛此書已繳呈庙堂伏乞

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閻長節克中恭傳十一日初八

日聖旨宣諭閩安南自有私年號并大理年號可疾
速体訪以聞臣謹奉檢照本司案牘及行体訪見
得大理国淳祐元年謝濟到特磨道緻到其国當年
十二月十一日奉使何智淵書偽稱道隆八年至淳
祐九年己酉歲其國翰學楊淵於正月吉日以謝狀
回經畧董棍称道隆十一年其安南國於淳祐三年
十二月欽州緻到偽陳太師當年七月交通博易牒
偽称天應政平十二年至淳祐九年臣任経略日其
偽太師十月内移牒経司奉本朝年號称淳祐九年
近凡有公文到司並奉本朝正朔年號但採訪得其
國於宝祐五年自偽称元豐七年今夏楊慶成往彼
國見得陳日煚退位其子偽称紹隆元年慶成有本
國送合食帙可驗臣又準聖諭仍要見自何時有之
凡立幾號此却無憑籍稽考所有大理自癸丑年十
二月已為韃賊所破伏乞
睿照

貼黃

臣自十七日具奏連日俱未得雄飛劉狀止
是十八日得邕州通判趙立十二日一書言
事勢緊急已緻納廟堂切慮邕境哨隔郵傳
未通已劉賓欽州及鄭進張文彬等多差人

敵探所有武緣一路却未見綿報候有動息
續具奏聞伏乞 睿照
奏邊報及乞兵
臣二十一日方具回奏是夜三鼓得雄飛十四日公
狀報賊馬十三日已哨到本州之東門雄飛調兵出
城屯賊相射尋常邑逓到司只須四日今以賊犯道
路多梗狠虎噬人鋪兵艱於傳送七日方達又浮寬
州呂振龍十六日戌時公狀其言賊勢緊急中間所
報十三日之事屯雄飛所報雖有差迭其所言嵐崙
關外哨馬已到屯則賊既在邑勢又及寬自十五日
以後未有邑州續報臣却續又得邑倅趙立十四日
書其辭頗急迫本司令年調兵萬人在邑苦於瘴癘
立以為可用之兵僅千餘人臣自今月初三日調張
文彬一軍入邑連值風雨至十五日方離柳州此時
約方至寬州已今其同呂振尤商確控扼關隘仍取
便道入邑今見事勢緊急恐文彬所部單弱只得於
柳州即進所部千人內再摘五百人併付文彬調用
却從靜江又那撥五百人付鄭進把守臣深慮邑筦
受圍素備單弱兵力衆寡不敵他無可恃而靜江去
邑千里非惟應接艱阻而根本之地亦甚虛朽城壁

修浚未圖只浮隨宜措置防捍外但以見管戍兵無幾分布不敷撥之三邊守禦規模莫可寒心前者已嘗申乞師之請雖繼蒙朝廷調京湖千人沿江副司千人赴援未見起發疫癘數年罔謀連目盤泊志不在小若非得大勢軍馬一項兼程前來策應本司雖欲進援退守無可運掉緩急惟有以忠報效無補国事所有邑實二狀已繳申密院情出急迫用是專伸控告伏望聖慈宣諭外廷軫拯南土亟賜處分施行

奏边報及催調兵

臣自得邑州十四日報已具奏申外此後十日不聞音信且傳哨入實境中間又因邑州所調守武緣畏官兵一項為賊衝散未免須洞本司亟下諸處申戒備禦令張文彬相度而進及遣膽勇將士賫蠟書陸續体探封疆責重正此憂皇今二十五日辰時得邑州劉雄飛十九日申狀乃報賊自十三日哨至城下之後未再哨又得通判趙立一狀亦言動息雖未見虛實連日似若少緩然狡謀盤泊既久進退飄忽未易測度正當益加之備臣除已督促張文彬軍兼程以前優支軍費銀兩令趲入邑城添貼戰守不許逗留誤事外仍令節進所部專一任責來實江岸應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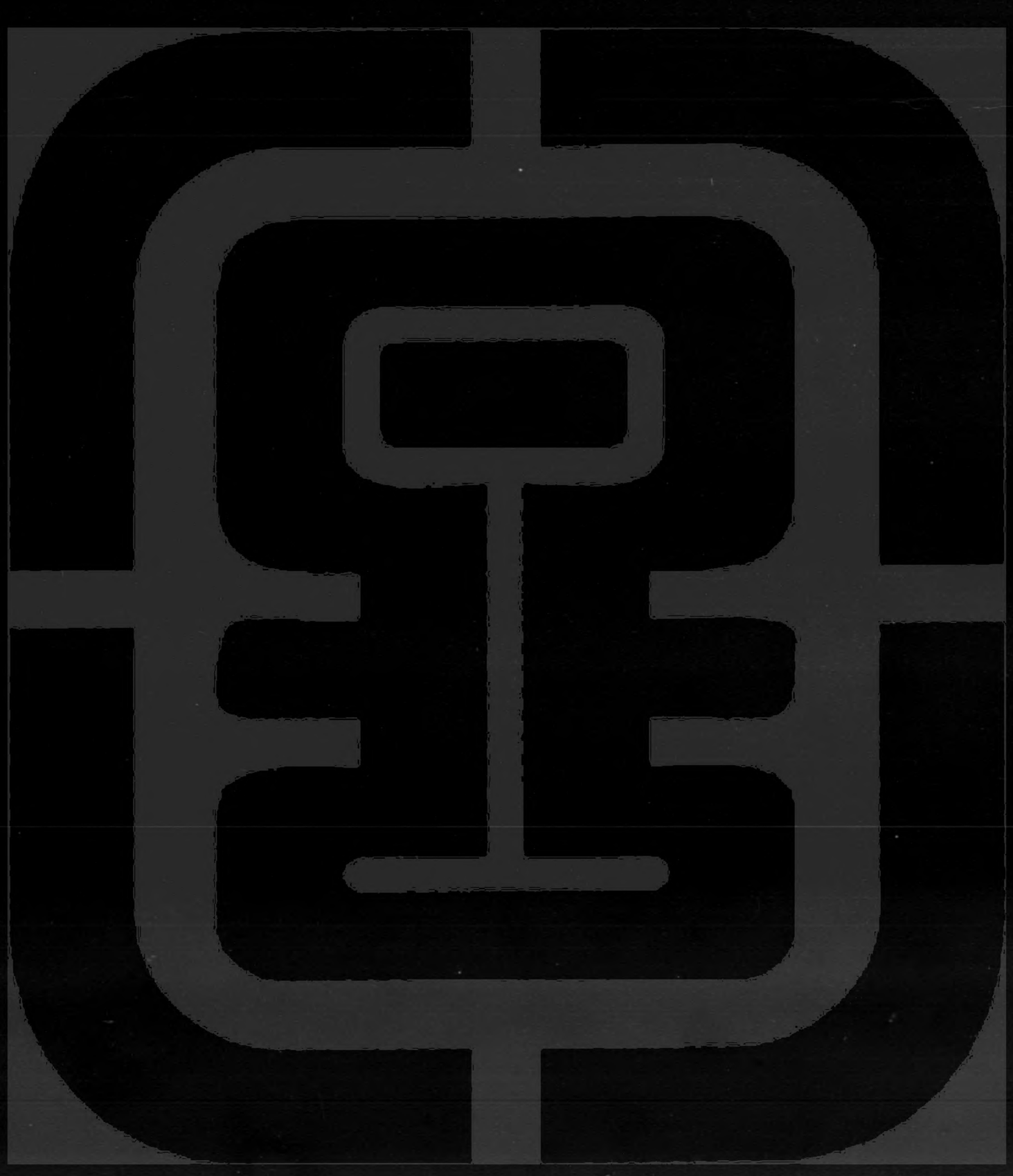
守把候有諸處申到動息續具奏聞其雄飛趙文兩
狀已繳申密院

貼黃

臣照得廣右地分闊遠兵力單弱近邑實告
急內郡支徑如麻又靜江城壁未辦寧是憂
責閱係利害不同諸閫是以近有請兵之奏
欲望睿慈宣諭外廷捻照已申催促所調軍
兵前來添貼
奏邊報繳劉鎮撫書
臣今月二十五日方具奏二十六日連得雄飛十九
二十日兩次公狀內
自武緣回頭已繳申
密院臣亦得雄飛十九日親劉
所言布公狀同謹具繳奏惟是此寇自九月十三日
侵犯田州盤泊右江溪洞前我師轉戰相持兩日自
初六日過嵐隘十二日透武緣十三日哨邑州爭扼
急迫姦謀正自不淺今雖據申武緣渡河回頭未見
端的然近據邑州解到生擒回鞵七人到司臣逐一
引問具言賊執頗衆前連已將各人所供繳申密院
深恐妖賊去來飄忽以退為進益當加備臣已貼書
及劄報雄飛勉厲所調將士乘此併力追勦務要境

可齋續藁後卷之七

內早得清肅四得玩視外候有續報別具奏聞

嗣男杓編次

東京大學福武圖書